

太行深处大梁江

宁雨

路。登上村庄制高点凝望，左右两面青山合围，如大自然张开的怀抱。翻过一道山梁，不远处的核桃园村即是古道所在，交通往来算得上顺畅。而堡门一关，又如世外桃源般祥和。这独特的半敞的自然地理空间，令大梁江在外界的喧嚣面前进退自如。

明末，山西平定县城西棋盘街梁氏一支，为避兵燹迁居于此。梁氏长期在晋商发达的环境中浸润，迁居于此，亦商亦农，习文崇武的习惯依然，并影响了一个村庄的风气。

明清至民国时期，大梁江人在京经商者尤多。他们把太行山里的特产——花椒、核桃、小米、柿子，古法榨的油，手工造的醋，贩到京城、口外，又把口外的皮张、山货卖到京城。而外边世界的文明、时尚，也悄然影响着太行山褶皱中的这个小小村庄。京城里的四合院建筑艺术，与晋东南最普遍的石头窑洞结合，遂有了独树一帜的砖木结构四合院楼。

四合院楼的宅门一般开在东南，上中下三进，下门洞，筒瓦飞檐，巍峨高耸。院中三面是楼，偏正呼应，俯仰错落。一个院楼不够彰显家族的荣光，便有了两宅两院、一宅三院、一宅四院，此院可通彼院，此楼可通那楼，外人眼里迷宫一般，实则各有秩序。至今保留完好的，就有一百六十二处院落，三千多间房子。庭院深深深几许。走进空空的院落，推开某扇沉重的木门，或许就能见到一个正在读书或者哼着梆子腔喝茶的侧影。

北太行缺水，大梁江尤甚。据说，村子本名“大梁家”，因村民求水心切，遂改名为“大梁江”。行走大梁江，时时会发现关于水的智慧。

先说说望水兽吧！村正中有一面高高的老石头墙，栩栩如生的青石瑞兽居中镶嵌，雄视四方。据学者考证，此物叫望水兽，已经在墙上守望数百年。从建村开始，人们盖房子安家，第一考虑的便是水。先把水窖建好，向天借取无根水，然后才大兴土石。水窖似酒坛，窖底用灰渣夯实，四周以石头砌成，雨水在水窖内经过沉淀、消毒后便可以放心饮用。青石铺地的院子里，留有与水窖相连的取水口、入水口，另外再建一条污水道。如此，就建立起一个取水、用水、排水的小循环。

村子缺水，但村中的树，却格外绿。村人爱惜一草一木，把老树当成长者一样敬畏。古戏台边有两棵老槐树，枝杈苍劲虬曲，染绿了旁边小广场的半面天。卖山货的梁大姐，常常端坐槐荫下，神色安闲。大姐今年七十有二，身体健朗，娘家婆家都在大梁江。一百六十二处古老的石头院落，她家有其一。“哪儿也不比俺村好，冬暖夏凉，住着舒坦。你看，这大槐树，还有那边的桥窟窿，都是天然大空调。”

我很快找到梁大姐口中的“桥窟窿”。这是一个与民居四合院楼第一层融为一体桥涵式石拱券，有两米多高。站在洞口，一缕缕清凉的风从深处吹来，好不爽快。这桥窟窿实际是古村的排水主管道，全部由石头砌成，途经多处村街，与家家户户的地下水道相连。“地上承载建房行路，地下负担排水行洪”，其设计之妙、布局之巧，令人叫绝。

除了宝贝的石头老宅，大梁江人念念不忘的，还有祠堂、古庙、古戏楼、灵慈阁。这些古老的建筑守护着岁月，也

守望者历经岁月而未曾褪色的文化之美。它们在村民心中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。

梁氏宗祠与村口的唐槐相望相守，登上高高的石头台阶，方能进入大门。逢年过节，开祠堂，祭先祖，无论千里万里的路，梁家后代都会往回赶。村中古庙数量不少，古戏楼与古庙相对，梆韵悠悠，一头连着古老神话，一头连着人间烟火。

灵慈阁是大梁江古村唯一的村门，清雍正年间重修，门洞上书八个大字：“襟山带河”“接脉全通”，先贤的视野和襟抱由此可见一斑。还有一处雕花照壁，正中雕刻着一匹神兽，据传乃是吃遍万物的贪兽，最终葬身大海。这块石雕是全村的“戒贪图”。祖祖辈辈的大梁江人，远贪近廉，恭谨持家，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着无穷的力量。

2010年，大梁江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。一度沉睡在历史烟尘中的大梁江，如今得以亮相游人眼前，离不开“井陘旅游天路”的修建。虽说县城到大梁江只有约三十公里，但在六七年前，这段磕磕绊绊的搓板路得跑上多半天。当初进行古村落建档调查时，羊肠小道吃针尖，翻个山梁都得带着开路的镢。终于，2019年太行天路全线通车，一条路串起沿线古村落，才有了现在的便利。

自此，大梁江安静的石头街巷之间又多了几分欢声笑语。除了各地游客，许多电影、电视剧也来到大梁江取景拍摄。槐花飘飞的唐槐下，新农村的艺术大集正火热，跳拉花的、打扇鼓的，来古村落拍短视频、搞直播的，传统与新潮热闹闹融汇于此，为大梁江唱响一首古村新歌。

遇见

盛夏的一个午后，我和朋友骑着自行车，穿行在湘西南雪峰山腹地的山路上。我们这样骑行三天了，没有具体目标，极简的食宿，体验着自由骑行的辛苦和恣意。

本打算天黑前赶到镇上住宿，可是怎么都快不起来，一路被美丽的风景拖拽着。不想，先是一场暴雨，随后我的车子后轮又泄气了，骑不动，只能推着。天色已经落黑，前方二百米就看不清了，山里各种窸窣声此起彼伏，让我们紧张起来。

看导航，离镇子还有二十多公里，推着车子步行，最少还要三个小时。两人饥肠辘辘，越来越疲倦。怎么办？我们不时抬头看着并不远的前方，寻找一线希望。小路上不时有岔道延伸到山后，却不知村寨人家分布在哪里。

忽然，前方出现一个亮点。是什么？我们停下脚步望了望。那一豆光亮一直固定在那里，不是萤火虫，是灯火。我们的步伐立马加快，心情激动又有些紧张。走了十来分钟，看到了瓦檐翘角，原来山坡上有几户人家，每户的屋檐都亮着一只小灯笼。光线愈加真切，明亮了。

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。今晚赶不到镇上了，到这里借宿试试？只是不知道老乡会接纳我们吗？朋友喃喃道。我对这位城里长大的朋友说，应该会的。我是乡村出身，乡里对陌生人借宿很少拒绝，都会善待夜行人。

我敲开一户人家的木屋小门，一对六十多岁的老夫老妻在家，还有两个七八岁的男孩。我们表明来意，还拿出身份证，说可以交住宿费。想不到，老汉一口答应，说不用交钱，就是住宿条件差了些，自家用的旧被褥，木架子床。

老汉又问我们，还没吃饭吧，搞点饭吧。还没等我们回答，他就开始招呼女主人淘米做饭。我们想付饭钱，老汉忙摆手说，怎老说交钱，我们不开店，从没收过过路人的钱，你们是客人，信任我家才来的。

这样的啊，这么放心外人？老汉说，这有什么，就是睡一夜，吃碗饭。你们看门口挂着的灯笼，就是给过路人点的，远远的让人看到，这里可以落脚。山里的村寨都是这样，我们外出也要借宿，大家都不客气，像回家一样。

其实，当初刚看到门口的灯笼，我还以为是开门做生意的民宿在招徕客人。听着好新奇，竟有这样的风俗。

老汉的话也唤醒了我的乡村记忆。我记得，当年我们村里有条上州下

山村的灯笼

邓跃东

县的石板路，每天都有生意人、货郎、做活匠人、看病的、说媒的、弹棉花的等，白天从村里穿过，夜里就近借宿。来人借宿，主人是高兴的，说明人家相信他，也说明自家规矩好。也会管饭，主人吃什么，客人跟着吃什么，没有特殊菜，大家都一样。但是，我们村里不点灯笼，客人来了就来了，走了就走了。

说话间，饭菜做好摆上了桌，一大盘干笋炒肉，一大钵汤，卧着两个荷包蛋，撒了小葱，香喷喷的。他们不吃，坐在火塘边，说等我们吃了再吃，是山里的规矩。我们只好加快吃饭速度。我们放下筷子后，他们才上桌来，小孩子吃得急，看来是等得有些饿了。我们的包裹还有一些方便食品，朋友赶紧找出来，打开两袋让小朋友尝尝。孩子们脸上有些羞赧，又带着惊喜。朋友把剩下的全部留给了两个孩子，还给他们照了相，说回去后洗好寄过来。

听老汉说，眼下年轻人多去城里打工，他家儿子儿媳也是，留下两个孙子。现在，到哪里去都是坐车，这边的过路人也就少了，借宿的基本没有了，但灯笼还点着，家家都这样，整夜不熄。自他小时候起，灯就这样挂着，成习俗了。

哦，一只灯笼，远远地迎接夜里要来或没来的客人，也点亮山里人的心，心心辉映，没了距离。

多么庆幸，我们今天做客此处。这点亮了多时的灯笼，到底是没有被辜负。

麦田新事

肖国才

上世纪60年代，我在农村上小学。每天上学放学路上，常遇见成群结队的麻雀。春末夏初，麻雀胃口奇好，一天到晚躲在麦田里吃呀吃，好端端的几块麦田，硬是被麻雀糟蹋得不成样子。农人气恼至极，扎稻草人吓唬麻雀，虽有一时之效，但好景不长。几经观察试探，麻雀发现稻草人像人但不是人，胆子又大起来，“嗖嗖”飞进麦田，吃得肚子胀鼓鼓的，走路一摇三晃。农人见状恨得咬牙，又没有办法。

儿时的我，真真切切吃过麻雀的苦头。那年麦子比往年成熟早，新麦子湿气重，需晾晒。一大早母亲就把新麦子晾在簸席上，反复叮嘱我看紧点，别让麻雀偷吃。我拍着胸脯应下。我找来一根大拇指粗的竹竿，竿头绑块红布条，来回在簸席上面挥舞，不给麻雀靠近簸席的机会。屋檐上的麻雀叽叽喳喳，抗议我坏了它们的好事。午后，邻居父小来找我玩耍，玩着耍着，竟把簸席上晾晒的新麦子忘了。结果可想而知，我挨了母亲一顿数落。

一晃一个甲子过去了。至今回首那些与麻雀斗智斗勇的往事，仍觉有趣。今年清明节我回老家，不见田间地头、房前屋后麻雀飞翔，心生纳闷，问村里的儿时伙伴，他手指村子旁边那条河，说麻雀都迁居去了那里，一点不比过去麻雀少。我惊讶又问：“麻雀为何要迁居去那里？”朋友快人快语，说了麻雀迁居的几个原因：一是老宅宅都改建成了钢筋水泥房，麻雀还不太适应；二是粮食作物都罩上了从网上买的防鸟网，价格便宜效果好，麻雀没法偷吃了。除此之外，河岸这些年来经过治理，环境改善了不少，麻雀也乐得搬家。我听了很惊讶，转身朝河堤走去，一看究竟。

绿意黄莲乡

邹德斌

檐下，圈里，畦边，坡上，则不时可见毛茸茸的小鸡小狗、老成的黄牛、活泼的山羊，它们用那一双双澄澈的眼睛好奇地打量着远道而来的你。抬眼看沟壑里的雾，看远山的云和瓦楞上的炊烟，令人顿有“白云生处有人家”的浮想。

入夜，深溪大峡谷里，漫天萤火虫醒来，发出玲珑剔透的光，如晶莹的雪花纷飞，阗然而热烈地点亮峡谷，星光熠熠。萤火虫，这一粒粒游于空中的精灵，它们提着一盏盏明月，提着一朵朵梦，曳出一缕缕光，在黄莲这片土地上织出比童话还要美丽的世界。

这些小精灵本身，就是生态环境的“权威”认证者。

树木成林，雨水调匀。植物的王国里，丰茂的林木涵养了丰沛的水源。洪溪河、螺蛳河、大溪河等河流纵横绵延，在高山之巅奔腾、流转、飞鸣，每一处河湾都碧隐游鳞、翠跃金波。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植物种类，让黄莲的野生动物好不惬意。黑叶猴在崖壁上嬉戏，火焰般赤红的飞狐（红白鼯鼠）在密林中穿梭，红嘴相思鸟、强脚树莺、白冠长尾雉在枝头翩翩起舞，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。

“家有千棵树，儿孙代代富”，与其说这是秘境黄莲的生存秘籍，毋宁说是当地人面对大自然永怀感戴的朴素情感。云乔告诉我，近年来，优越的生态环境，兼有夕照炊烟的银山古村落、喀斯特天然洞穴欢乐洞等旅游项目开发，黄莲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慕名而来。

守着漫山珍宝，面对广阔市场，贵州遵义黄莲乡村村成立合作社，户户修缮老宅院，村民们还集资投料出力，养护公路河道，种植花草树木，修筑凉亭长廊，像呵护自己的儿孙一样，呵护这片家园里的一草一木。马桑菌、土蜂蜜、野天麻、金银花、猕猴桃等农产品成为游客们争相抢购的香饽饽；鼎罐饭、跑山鸡、冷水鱼成为山外美食家们心心念念的牵挂。以前要靠扁挑背扛、来回两天到四五十里外的松坎镇才能卖掉的山货，如今足不出户就被抢购一空。

绿树义重，碧水情深。大自然会以最朴实的情感，荫庇着一方苍生。



随笔



▲水彩画《浣衣》，作者韩乐然，中国美术馆藏。

大地

枇杷飘香

李丹崖

在黄山脚下的丰乐溪边漫步，偶然在一处古村遇见了许多提篮卖枇杷的人。竹篮上包浆泛着光，篮子里是金黄的带梗枇杷。枇杷带梗更鲜，金黄色的果肉外裹着一层“霜”，走近了，有一股甜甜的香味在，很是诱人。

江南风日好，雨水充沛，气温适宜枇杷生长。我的家乡安徽亳州亦有枇杷树，枇杷坐果以后，紧实如铁，即便是成熟了，咬上一口，也味同嚼蜡，完全不是枇杷该有的滋味，让人想起“橘生淮北则为枳”的典故。

徽州三潭枇杷尤为出名。除去味道，枇杷的样子在徽山皖水之中也十分相宜。粉墙黛瓦之间，一树枇杷，墨绿油亮的叶子里，坠着一枝枝金黄色的枇杷。枇杷又被称为“金丸”，四方庭院，角落里一树枇杷熟了，有贵气，亦有喜气。

五月江南碧苍苍，蚕老枇杷黄。此刻，在江南的街巷中走着，冷不丁，就有一棵枇杷树在你的身旁出现。摘下一串枇杷，用吉州窑的瓷盘装着，那样跳跃的一团黄，在黑盘子的底色上，可爱至极。

枇杷的好，在于哪怕不尝其味，单纯观赏，亦妥妥的雅致好看。可以当成清供来摆，不比佛手差。街头也少不了拿枇杷当作背景的摄影师，一个女孩穿着米白色的长裙，眯着一只眼，头顶着一枝枇杷，那样子，俏皮至极，尽显青春韵致。

快到芒种的时候，收到苏州友人馈赠的一箱东山枇杷，还附赠了一盒明前茶碧螺春。枇杷用盐水洗净了，小刀剥皮，去核，碧螺春以后投的方式冲泡。看碧螺春在玻璃杯中缓缓下沉，小叉子叉着一瓣枇杷入口，酸酸甜甜，品上一口碧螺春，果香更浓。

记得去年枇杷大丰收，却销不动，很多果农把它们做成了竹盐枇杷干，果脯状，用牛皮纸袋装着，继续在网上销售。果实的新鲜不见了，枇杷的滋味却很浓郁。这样的竹盐枇杷干很是耐放，在吃不到枇杷鲜果的季节，聊以解馋。

因时而食，是古人的智慧，也是城市人连通自然的一种方式。庭种枇杷树，得其荫；赏“金丸”，得其美；啖枇杷，得其味。这样的生活，不负时令，也不负自然的馈赠。